



▲王友良對工作意見多多



▲Ivan唱歌之外亦有做生意



▲王友良認為在舞台上應予人自信的感覺

王友良 活出精采人生



王友良（Ivan）在新碟《Flying Colours》裡，以色彩代表人生百味感覺；現實生活中，他同樣無法以一種顏色來定性。從打扮與穿衣的哲學，到橫跨台前幕後以至商界的事業領域，他都像個調色盤；豐富的顏色，到了他手上便混成了屬於自己的圖畫。

興趣多雜糴

Ivan說，曾有心理學家為他做過測試，發現他興趣很多，所以幾乎四季的顏色都可以跟他匹配，其中又以春夏兩季的顏色最相襯。「我喜歡五彩繽紛的顏色，尤其偏好鮮艷的色彩，最愛湖水藍及其他多種藍色，也喜歡粉紅色及紫色，這可能是因為我比較正面和樂觀吧。事實上我也頗像「變色龍」，性格較難捉摸，不同時間可能會顯現不同性格，變化可以很大。」他說，即使到了秋、冬天，他也會花時間搜購鮮色衣服，像湖水藍皮衣、全白的冬季西裝、粉紅色絨西裝等，秋冬主打色則並非他那杯茶。「我有多樣化的愛好和性格，與我從事幕前與幕後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也有關係，因為我要有不同性格面對不同工作，在幕前做歌手時要充滿自信、開朗及colorful，做幕後製作或做生意時就要穩重一點，所以顏色會選黑、白或灰，至於當司儀或主持人，不知為什麼，我覺得我的顏色是介乎深與淺之間的綠色。」

在音樂風格上，王友良同樣「博愛」，從J-pop與Canto-Pop，到Trance及Hip Hop，就連日本演歌、中樂、日本民謠、古典音樂，以至黃梅調，都是他唱片架上的珍藏及唱卡拉OK時的選唱曲種。正因為他從十多歲年輕一代的歌到五、六十歲那一代人的歌都能唱，所以他跟誰在一起都沒有代溝。

看《紅白》長大

在《Flying Colours》中，《紅眼症》、《沒有你的藍天空》及《紅白》三首歌各有特色，但除此之外，原來三首歌對Ivan來說都別具意義，《紅眼症》早前為他贏得了《第十九屆CASH流行曲創作大賽》「網上最受歡迎歌曲獎」季軍，《沒有你的藍天空》讓他如願做出自己喜歡的電子音樂，而改編自日本歌手森山直太郎名作《Sakura》的《紅白》，更是促使他入行的關鍵。「《Sakura》可以說是我在日本「闖蕩」的歌，當年在日本讀書時，就會經很多次代表香港在文化交流活動上唱過，回港試音時也是唱這首歌。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，填詞人林若寧替中文版填詞時，竟在我們彼此沒有溝通的情況下填出了「紅白」這個主題。我喜歡日本音樂，所以從小到大都會看日本的《紅白歌唱大賽》，讀中學時更辦了連續兩屆《學界紅白歌唱大賽》，由此令我認識了很多、學到很多東西、接受了很多傳媒訪問，甚至報讀大學也有優勢，所以「紅白」跟我的人生是有很密切關係的。」

《紅白》是一首「Cover song」（改編歌），巧合地，Ivan出道第一隻碟的主打歌《我信》也改編自日本歌，談到將日本

元素帶回香港的問題，他說：「Cover song並不能代表我的路向，只是我很受日本歌曲影響，喜歡尋找一些日本元素。我日後也會將一些動聽的日本歌帶回香港，因為好歌是沒有語言界限的，配上不同語言便會有不同味道。不過，我也會努力做好平衡，今次的《紅眼症》及《沒有你的藍天空》就是全香港班底，上一張碟《Invitation》裡，本地創作、日本創作及cover song就各佔三分之一。」

他續說：「我相信我以後的音樂方向仍然會是多元化的，因為我本來就喜歡不同類型的音樂，我也希望將來有機會做些較為傳統和有中國味道的作品，例如小調。中國無論在文字或音樂方面，都有深厚的歷史淵源，其中有很多值得我們驕傲的東西，作為一個華人歌手，我很想能夠有更多屬於自己地方的音樂。」

日睡五小時

銳意在歌唱事業上大展拳腳的王友良，在幕後也長袖善舞，他所經營的公司一如他本人，涉獵範疇非常廣泛，有與模特兒公司的合作計劃、經理人工作、製作、廣告，以至進出口貿易等，最近，他就跟日本兩大製作公司簽了代理人合約，代表對方的攝影師、造型師、化妝師等創作團隊，在香港與內地洽談工作，另外又研究開拓歐洲業務。「我覺得年輕人應該多做一些不同的事情，只要肯去嘗試，就一定有機會成功，最重要是懂得分配時間。」他努力平衡台前幕後工作，在一天二十四小時裡塞滿各種事情，唯一犧牲掉的，就是睡眠時間。他笑說：「我是一個不太喜歡睡覺的人，少睡一點就能解決很多問題。通常我每天早起就會忙著做生意上的工作，如發email、confirm proposal和打電話聯絡各方面等，約十一、二時離家，開始做幕前工作，直至晚上十至十一時左右回家，再做四、五小時工作，約凌晨五時睡覺，每日只睡四、五小時便夠。」

他坦言，唱歌與做生意都是他的重心，難以分輕重，因為兩者都是其夢想，各有不同樂趣、挑戰與滿足感，而且也能相輔相成。「幕前工作做得好，就會有更多人認識我的公司，而我的業務又與這一行有關，所以生意好，又能夠為我帶來更多工作和曝光機會。」問他何不乾脆自己管理自己的演藝事業，他指這樣反而會局限了思想空間，框住了自己。「與別人合作才會產生火花，所以我才將自己的management簽給恆藝。不過，我在marketing、promotion及音樂等方面都經常有很多idea，可能是全行最意見多多的artist。」

文、攝：小 O

華仔唱好殘奧



熱鬧精采的2008北京奧運之後，同一季度同一賽場，緊接是殘疾人奧運賽事的舉辦，依然值得關注。九月六日的開幕盛典，箇中精心鋪排彰顯傷健同心的誠意，呼應今屆大會的前提：「超越、融合與共享。」

縱然有些觀眾對觀賽的興趣不大，但殘疾運動員所作的準備工夫，就不比身體健全的選手為少，甚至要付出更堅強更自信的耐力拚勁，絕不輕率。

八月八日的京奧開幕慶典，打破中外收視紀錄，活動程序一再重播還是百看不厭，今屆殘疾人奧運會的開幕及賽事轉播，反應亦比歷屆理想，固然因為體育活動越受各界的歡迎，說到底具水準的節目是留得住觀眾。對殘疾人奧運賽事熱心推廣，也證明文明社會增加關愛、互助及共融。

多年前曾與從事表演藝術與舞台創意的同儕，談及具社會使命主題配以娛樂包裝箇中心得，當時（約莫是十年前），不少資深人士都認為兩者難以共存，即使並非收費演出，要留住觀眾，不離要有官能刺激元素，太正氣的題材，在商業社會未必有市場，就是有小眾推崇的成效，亦不代表成功。

若以當年業內的視野尺度而言，今屆殘疾人奧運活動漸受矚目的進度，應該慶幸無論製作層面，與觀眾的欣賞水平都有所提升。說得更明確一點，是現今人類共同思維趨趨人性化，從心底認同「超越、融合與共享」真諦。

體育節目與劇情製作本來是難以相提並論，但時代進步，在殘疾人運動這類以前看來是小眾關注的項目，正逐步邁向群體性，也真正呼應「同一個天空、同一個夢想」的主題。

當晚參與殘疾人奧運開幕演出的內地與港藝人，包括：劉德華聯同李琛及楊光合唱華仔自己填詞的《Everyone is No.1》，還有華仔與韓紅以雄壯聲線合唱《和夢一起飛》，



幕式上獻唱

▲華仔與韓紅在殘奧開幕式上獻唱

而在四川地震失去左腿的十二歲芭蕾舞學生李月，演出落力，重現陽光自信笑靨。

三個小時的匯演，其中歌舞所佔的部分不算多，也不比八月八日奧運開幕來得燦爛多變，但震撼人心的感染力，是顯示平靜中包藏的勁度、至誠至真的信念，與無比勇氣與耐力。

筆者向來不認同華仔的歌藝與音色是吸引，但容我由衷的讚句：那夜他確實演繹了動人樂章，注滿愛的感覺。

當夜接上最後一棒負責燃點殘疾人奧運火炬的田徑手侯斌，他坐在輪椅上以最大的努力用手拉動繩索，將身軀靠近壇前，完成燃點聖火使命，全場掌聲雷動，教人感動得無話可說。

距離本月十七日完賽閉幕的日子還有數日，奧運熱潮仍在延展，今屆殘疾人奧運的成績紀錄迭破歷屆水平。也得說到，本地電子與平面媒體的報道，其實還有擴闊加碼的空間，若加添如早前播放奧運的熱忱與篇幅，相信市場仍可消化得到，四年一度的盛事，不妨鼎力支持。

周 沂

內地影業存隱憂



今年上半年是香港電影的冰河時期，業內人士進退維谷，不知何去何從。反觀內地市場卻一片好景，首兩季的电影票房收入超越去年同期一半（50%），每月平均收入是二億六千萬，連三、四月都沒有明顯的下滑（與往年不同），半年總票房逾十六億元。

內地票房進賬理想，但看電影的人次卻不多，2007年人均看電影次數是百分之二十二，即每人平均近五年才看一次看電影。究其原因，其中一個理由是票價高。內地的電影票價由十多元至七、八十元以上都有，相對人民收入來說，所佔比例甚高。以絕對值而言，有部分地區的票價高於美國。而美國人平均每年看五次電影，亦可說是票價便宜（相對收入）所致。

電影票價昂貴的原因是影院不多，去年內地就增加了近五百個電影銀幕（總數近四千個），今年上半年又增添了一百五十個銀幕，所以，今年上半年的電影平均票價約為二十五元，比去年下調了一元正。再過幾年，相信經市場自我調整，票價將會更為「合理」。

內地上半年的影院收入仍然是「東風壓倒西風」，國產片佔票房收入的五成半，外語片佔四成半。可惜的是，內地電影市場仍是大片天下，首五部華語片就佔去上半年國產片票房的六成六，分別是《長江7號》收二億、《功夫之王》收一億八千萬、《功夫灌籃》收一億一千萬、《見龍卸甲》收六千五百萬及《江山美人》收四千三百萬。外語片的首五部亦佔外語片票房的五成五，分別是《功夫熊貓》收一億、《鐵甲奇俠》收九千四百萬、《魔幻王國：卡斯柏王子》收八千三百萬、《公元前1000年》收七千五百萬及《驚天奪寶：世紀秘冊》收六千八百萬。從片種上看，大部分受歡迎的大片都是動作或歷險類型。文藝片一向不受歡迎，除了《鐵達尼號》之外，連《如果·愛》都成為炮灰，且看《梅蘭芳》能否有突破。

國產片之中，中小型電影不算蓬勃，其中一個原因是，沒有品牌效應。以往張、陳、馮三大導都是拍中小型電影起家，廣受大眾歡迎，現時他們都拍大片去了。中小型電影品牌未有新的繼承者，且看《瘋狂的石頭》導演寧浩能否接班吧。沒有高質素的中小型製作，就沒有健康的市場，香港的情況就是最佳例子。

田 力

《家好月圓》難脫續集窠臼



無線劇集《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》雖然標榜是《溏心風暴》原班人馬所攝製，而且還怕大家不知道，連劇名也要和前一齣劇掛鉤，但其實是毫無關聯的全新故事。播映至今，坊間的反應並未如《溏》劇那樣掀起另一個熱潮。

這齣劇集匯聚《溏》劇的戲劇元素，包括大家族三妻四妾爭寵、爭家產、爭男人、爭一己之利益，亂七八糟的愛情男女關係，當然還有錯綜複雜的故事情節，實行合一爐而共



▲《家好月圓》以老戲骨掛帥

冶，予人一種「乘勝追擊、再斬四兩」的味道。我曾提過，《溏》劇其實並沒有脫離粵語片家庭倫理悲劇的範疇，簡直是《季節》、《雷雨》、《大家族》、《朱門怨》的混合精華版，只不過時代背景和家族生意不同。這類大家族爭權奪利的劇集，配上戲劇衝突元素，結合資深演員的演技，是必勝的公式。

今次《家》劇可以說是完全套用這個公式，而且還變本加厲，不可不提的就是《溏》劇中的吵架和對罵等衝突位，今次實行加碼，使到這類的情節幾乎無日無之，而且今次擺明車馬是實力派的藝員李司棋、關菊英、米雪、夏雨、韓瑪莉、阮兆祥、黎耀祥和重返無線的李香琴等人的表演之作。平心而論，不可說不好看；但是由於「珠玉在前」，加上幕後人員的保險為上，使《家》劇未能有突破或新火花，反而落入續集的例牌命運，說來令人有點泄氣。

至於另一齣沒有太多宣傳、講述神怪仙侠的劇集《搜神傳》，近期成為城中的熱門焦點，據悉有很多非師奶觀眾（特別是男性觀眾）捧場。

雖然說劇集故事模糊了時代背景，只是將一些民間傳說和歷史上流傳的神話以至《山海經》、《鏡花緣》和《封神榜》等炒成一碟，不過勝在輕鬆鬆鬆，和簡單直接的表達真、善、美和貪、嗔、癡，加上很久沒有看到的中國式法術和飛天遁地，人物角色又富特色和親切（雖然無線的彩色假髮很可怕），結果意外地受落。

崔 曉